

中国古典

文学

宝库

齐豫生 夏于全 主编

中国古典文学宝库

第七十辑

延边人民出版社

(全一百三十二辑)

第七十辑目录

宋元话本

碾玉观音	(3)
错斩崔宁	(13)
快嘴李翠莲记	(26)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37)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51)

十 二 楼

国 风

合影楼

第一回

防奸盗刻意藏形

起情氛无心露影

(75)

第二回

受骂翁代图好事

被弃女错害相思

(80)

第三回

堕巧计爱女嫁媒人

凑奇缘媒人赔爱女

(85)

夺锦楼

第一回

生二女连吃四家茶

娶双妻反合孤鸾命 (92)

三与楼

第一回

造园亭未成先卖

图产业欲取姑予 (102)

第二回

不窝不盗忽致奇赃

连产连人愿归旧主 (108)

第三回

老侠士设计处贪人

贤令君留心折疑狱 (113)

夏宜楼

第一回

浴荷池女伴肆顽皮

慕花容仙郎驰远目 (118)

第二回

冒神仙才郎不测

断诗句造物留情 (124)

第三回

赚奇缘新诗半首

圆妙谎密疏一篇 (129)

归正楼

第一回

发利市财食兼收

恃精详金银两失 (136)

第二回

敛众怨恶贯将盈

散多金善心陡发…………… (143)

第三回

显神机字添一画

施妙术殿起双层…………… (148)

第四回

饶天幸拐子成功

堕人谋檀那得福…………… (152)

萃雅楼

第一回

卖花郎不卖后庭花

买货人惯买无钱货…………… (157)

第二回

保后件失去前件

结恩人遇着仇人…………… (163)

第三回

权贵失便宜弃头颅而换卵

阉人图报复遗尿溺以酬涎…………… (168)

拂云楼

第一回

洗脂粉娇女增娇

弄娉婷丑妻出丑…………… (173)

第二回

温旧好数致殷勤

失新欢三遭叱辱…………… (178)

第三回

破疑人片言成二美

痴情客一跪得双娇…………… (184)

第四回

图私事设计赚高堂

假公言谋差相佳婿…………… (188)

第五回

未嫁夫先施号令

防失事面具遵依…………… (192)

第六回

弄巧生疑假梦变为真梦

移奸作妾亏人改作完人…………… (197)

十叠楼

第一回

不糊涂醉仙题额

难摆布快婿完姻…………… (201)

第二回

逞雄威檀郎施毒手

忍奇痛石女破天荒…………… (206)

鹤归楼

第一回

安恬退反致高科

忌风流偏来绝色…………… (212)

第二回

帝王吃臣子之醋

闺房罢枕席之欢…………… (217)

第三回

死别胜生离从容示诀

远归当新娶忽地成空…………… (221)

第四回

亲姐妹迥别荣枯

旧夫妻新偕伉俪…………… (228)

奉先楼

第一回

因逃难姘妇生儿

为全孤劝妻失节…………… (235)

第二回

几条铁索救残生

一道麻绳完骨肉…………… (239)

生我楼

第一回

破常戒造屋生儿

插奇标卖身作父…………… (245)

第二回

十两奉严亲本钱有限

万金酬孝子利息无穷…………… (249)

第三回

为购红颜来白发

因留慈母得娇妻…………… (253)

第四回

验子有奇方一枚独卵

认家无别号半座危楼…………… (257)

闻过楼

第一回

弃儒冠白须招隐

避纱帽绿野娱情…………… (260)

第二回

纳谏翁题楼怀益友

遭罹客障面避良朋…………… (264)

第三回

魔星将退三桩好事齐来

囹局已成一片隐衷才露…………… (269)

无 声 戏

第一回 丑郎君怕娇偏得艳…………… (279)

第二回 美男子避惑反生疑…………… (300)

第三回 改八字苦尽甘来…………… (315)

第四回 失千金福因祸至…………… (323)

第五回 女陈平计生七出…………… (341)

第六回 男孟母教合三迁…………… (351)

第七回 人宿妓穷鬼诉嫖冤…………… (368)

第八回 鬼输钱活人还赌债…………… (380)

第九回 变女为儿菩萨巧…………… (397)

第十回 移妻换妾鬼神奇…………… (409)

第十一回 儿孙弃骸骨僮仆奔丧…………… (421)

第十二回 妻妾抱琵琶梅香守节…………… (431)

宋元话本

无名氏
辑



碾玉观音

(上)

山色晴岚景物佳，煖烘回雁起平沙。东郊渐觉花供眼，南陌依稀草吐芽。堤上柳，未藏鸦，寻芳趁步到山家。陇头几树红梅落，红杏枝头未着花。

这首《鹧鸪天》说孟春景致，原来又不如《仲春词》做得好。

每日青楼醉梦中，不知城外又春浓。杏花初落疏疏雨，杨柳轻摇淡淡风。浮画舫，跃青骢，小桥门外绿阴笼。行人不入神仙地，人在珠帘第几重？

这首词说仲春景致，原来又不如黄夫人做着《季春词》又好。

先自春光似酒浓，时听燕语透帘栊。小桥杨柳飘香絮，山寺绯桃散落红。莺渐老，蝶西东，春归难觅恨无穷。侵阶草色迷朝雨，满地梨花逐晓风。

这三首词，都不如王荆公看见花瓣儿片片风吹下地来，原来这春归去，是东风断送的，有诗道：

春日春风有时好，春日春风有时恶。

不得春风花不开，花开又被风吹落。

苏东坡道：不是东风断送春归去，是春雨断送春归去。有诗道：

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

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

秦少游道：也不干风事，也不干雨事，是柳絮飘将春色去。有诗道：

三月柳花轻复散，飘颻澹荡送春归。

此花本是无情物，一向东飞一向西。

邵尧夫道：也不干柳絮事，是胡蝶采将春色去。有诗道：
花正开时当三月，胡蝶飞来忙劫劫。

采将春色向天涯，行人路上添凄切。

曾两府道：也不干胡蝶事，是黄莺啼得春归去。有诗道：
花正开时艳正浓，春宵何事老芳丛？

黄鹂啼得春归去，无限园林转首空。

朱希真道：也不干黄莺事，是杜鹃啼得春归去。有诗道：
杜鹃叫得春归去，吻边啼血尚犹存。

庭院日长空悄悄，教人生怕到黄昏。

苏小妹道：都不干这几件事，是燕子衔将春色去。有《蝶恋花》词为证：

妾本钱塘江上住，花开花落，不管流年度。燕子衔将春色去，
纱窗几阵黄梅雨。斜插犀梳云半吐，檀板轻敲，唱彻《黄金缕》。
歌罢彩云无觅处，梦回明月生南浦。

王岩叟道：也不干风事，也不干雨事，也不干柳絮事，也不干胡蝶事，也不干黄莺事，也不干杜鹃事，也不干燕子事，是九十日春光已过，春归去。曾有诗道：

怨风怨雨两俱非，风雨不来春亦归。

腮边红退青梅小，口角黄消乳燕飞。

蜀魄健啼花影去，吴蚕强食柘桑稀。

直恼春归无觅处，江湖辜负一蓑衣！

说话的因甚说这春归词？绍兴年间，行在有个关西延州延安府人，本身是三镇节度使咸安郡王。当时怕春归去，将带着许多钩眷游春。至晚回家，来到钱塘门里，车桥前面。钩眷轿子过了，后面是郡王轿子到来。只听得桥下褰褙铺里一个人叫道：“我儿出来看郡王！”当时郡王在轿里看见，叫帮总虞候道：“我从前要寻这个人，今日却在这里！只在你身上，明日要这个人入府中来！”当时虞候声诺，来寻这个看郡王的人，是甚色目人？正是：

尘随车马何年尽？情系人心早晚休。

只见车桥下一个人家，门前出着一个招牌，写着“璩家装裱古今书画”。铺里一个老儿，引着一个女儿，生得如何？

云鬓轻笼蝉翼，蛾眉淡拂春山。朱唇缀一颗樱桃，皓齿排两行碎玉。莲步半折小弓弓，莺啭一声娇滴滴。

便是出来看郡王轿子的人。虞候即时来他家对门一个茶坊里坐定，婆婆把茶点来，虞候道：“启请婆婆，过对门裱褙铺里，请璩大夫来说话。”婆婆便去请到来。两个相揖了就坐，璩待诏问：“府干有何见谕？”虞候道：“无甚事，闲问则个。适来叫出来看郡王轿子的人，是令爱么？”待诏道：“正是拙女，止有三口。”虞候又问：“小娘子贵庚？”待诏应道：“一十八岁。”再问：“小娘子如今要嫁人，却是趋奉官员？”待诏道：“老拙家寒，那讨钱来嫁人？将来也只是献与官员府第。”虞候道：“小娘子有基本事？”待诏说出女孩儿一件本事来，有词寄《眼儿媚》为证：

深闺小院日初长，娇女绮罗裳。不做东君造化，金针刺绣群芳样。斜枝嫩叶包开蕊，唯只欠馨香。曾向园林深处，引教蝶乱蜂狂。

原来这女儿会绣作。虞候道：“适来郡王在轿里，看见令爱身上系着一条绣褙肚。府中正要寻一个绣作的人，老丈何不献与郡王？”璩公归去与婆婆说了。到明日写一纸献状，献来府中。郡王给与身价，因此取名秀秀养娘。

不则一日，朝廷赐下一领团花绣战袍，当时秀秀依样绣出一件来。郡王看了欢喜道：“主上赐与我团花战袍，却寻甚么奇巧的物事献与官家？”去府库里寻出一块透明的羊脂美玉来，即时叫将门下碾玉待诏道：“这块玉堪做什么？”内中一个道：“好做一副劝杯。”郡王道：“可惜！恁般一块玉，如何将来只做得一副劝杯！”又一个道：“这块玉上尖下园，好做一个摩侯罗儿。”郡王道：“摩侯罗儿只是七月七日乞巧使得，寻常间又无用处。”数中一个后生，

年纪二十五岁，姓崔名宁，趋事郡王数年，是升州建康府人；当时叉手向前，对着郡王道：“告恩王，这块玉上尖下园，甚是不好，只好碾一个南海观音。”郡王道：“好！正合我意！”就叫崔宁下手，不过两个月，碾成了这个玉观音。郡王即时写表进上御前，龙颜大喜。崔宁就本府增添请给，遭遇郡王。

不则一日，时遇春天，崔待诏游春回来，入得钱塘门，在一个酒肆，与三四个相知方才吃得数杯，则听得街上闹炒炒，连忙推开楼窗看时，见乱哄哄道：“井亭桥有遗漏！”吃不得这酒成，慌忙下酒楼看时，只见：

初如萤火，次若灯火。千条蜡烛焰难当，万座灯盆敌不住；六丁神推倒宝天炉，八力士放起焚山火。骊山会上，料应褒姒逞娇容；赤壁矶头，想是周郎施妙策。五通神撞住火葫芦；宋无忌赶番赤骠子。又不曾泻烛浇油，直恁的烟飞火猛！

崔待诏望见了，急忙道：“在我本府前不远！”奔到府中看时，已搬掇得罄尽，静悄悄地无一个人。崔待诏既不见人，且循着左手廊下入去。火光照得如同白日，去那左廊下，一个妇女摇摇摆摆从府堂里出来，自言自语，与崔宁打个胸厮撞。崔宁认得是秀秀养娘，倒退两步，低声唱个喏。原来郡王当日尝对崔宁许道：“待秀秀满日，把来嫁与你。”这些众人都揶揄道：“好对夫妻！”崔宁拜谢了不则一番。崔宁是个单身，却也痴心；秀秀见恁地个后生，却也指望。当日有这遗漏，秀秀手中提着一帕子金珠富贵，从左廊下出来撞见崔宁，便道：“崔大夫！我出来得迟了，府中养娘，各自四散，管顾不得。你如今没奈何，只得将我去躲避则个。”

当下崔宁和秀秀出府门，沿着河走到石灰桥。秀秀道：“崔大夫！我脚疼了，走不得。”崔宁指着前面道：“更行几步，那里便是崔宁住处。小娘子到家中歇脚，却也不妨。”到得家中坐定，秀秀道：“我肚里饥，崔大夫与我买些点心来吃。我受了些惊，得杯酒吃更好。”当时崔宁买将酒来，三杯两盏，正是：

三杯竹叶穿心过，两朵桃花上脸来。

道不得个“春为花博士，酒是色媒人”。秀秀道：“你记得当时在月台上赏月，把我许你，你兀自拜谢。你记得也不记得？”崔宁又着手，只应得喏。秀秀道：“当日众人都替你喝采：‘好对夫妻！’你怎地到忘了？”崔宁又则应得喏。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不知你意下何如？”崔宁道：“岂敢！”秀秀道：“你知道不敢，我叫将起来，教坏了你。你却如何将我到家？我明日府里去说！”崔宁道：“告小娘子：要和崔宁做夫妻不妨，只一件，这里做不得了。要好趁这个遗漏，人乱时，今夜就走开去，方才使得。”秀秀道：“我既和你做夫妻，凭你行。”当夜做了夫妻。

四更已后，各带着随身金银物件出门。离不得饥餐渴饮，夜住晓行，迤迤来到衢州。崔宁道：“这里是五路总头，是打那条路去好？不若取信州路上去。我是碾玉作，信州有几个相识，怕那里安得身。”即时取路到信州。住了几日，崔宁道：“信州常有客人到行在往来，若说道我等在此，郡王必然使人来追捉，不当稳便。不若离了信州，再往别处去。”两个又起身上路，径取潭州。

不则一日，到了潭州，却是走得远了。就潭州市里，讨间房屋，出面招牌，写着“行在崔待诏碾玉生活”。崔宁便对秀秀道：“这里离行在有二千余里了，料得无事。你我安心，好做长久夫妻。”潭州也有几个寄居官员，见崔宁是行在待诏，日逐也有生活得做。崔宁密使人打探行在本府中事，有曾到郡下的，得知府中当夜失火，不见了一个养娘，出赏钱寻了几日，不知下落。也不知道崔宁将他走了，见在潭州住。

时光似箭，日月如梭，也有一年之上。忽一日，方早开门，见两个着皂衫的，一似虞候、府干打扮，入来铺里坐地，问道：“本官听说有个行在崔待诏，教请过来做生活。”崔宁分付了家中，随这两个人到湘潭县路上来。便将崔宁到宅里，相见官人，承揽

了玉作生活。回路归家，正行间，只见一个汉子，头上带个竹丝笠儿，穿着一领白段子两上领布衫，青白行缠扎着裤子口，着一双多耳麻鞋，挑着一个高肩担儿；正面来，把崔宁看了一看。崔宁却不见这汉面貌，这个人却见崔宁，从后大踏步尾着崔宁来。正是：

谁家稚子鸣榔板，惊起鸳鸯两处飞。

(下)

竹引牵牛花满街，疏篱茅舍月光筛。琉璃盏内茅柴酒，白玉盘中簇豆梅。休懊恼，且开怀，平生赢得笑颜开。三千里地无知己，十万军中挂印来。

这只《鹧鸪天》词是关西秦州雄武军刘两府所作；从顺昌入战之后，闲在家中，寄居湖南潭州湘潭县。他是个不爱财的名将，家道贫寒，时常到村店中吃酒。店中人不识刘两府，讷呼啰吨。刘两府道：“百万番人，只如等闲。如今却被他们诬罔。”做了这只《鹧鸪天》，流传直到都下。当时殿前太尉是杨和王，见了这词，好伤感：“原来刘两府直恁地孤寒！”教提辖官差人送一项钱与刘两府。今日崔宁的东人郡王，听得说刘两府恁地孤寒，也差人送一项钱与他。却经由潭州路过，见崔宁从湘潭路上来，一路尾着崔宁到家，正见秀秀坐在柜身子里。便撞破他们道：“崔大夫！多时不见，你却在这里！秀秀养娘他如何也在这里？郡王教我下书来潭州，今遇着你们。原来秀秀养娘嫁了你？也好！”当时就杀崔宁夫妻两个，被他看破。

那人是谁？却是郡王府中一个排军，从小伏侍郡王，见他朴实，差他送钱与刘两府。这人姓郭名立，叫做郭排军。当下夫妻请住郭排军，安排酒来请他，分付道：“你到府中，千万莫说与郡王知道。”郭排军道：“郡王怎知得你两个在这里？我没事却说甚么？”当下酬谢了出门。回到府中，参见郡王，纳了回书，看看那

王道：“郭立前日下书回，打潭州过，却见两个人在那里住。”郡王问：“是谁？”郭立道：“见秀秀养娘并崔待诏两个，请郭立吃了酒食，教休来府中说知。”郡王听说，便道：“叵耐这两个做出这事来！却如何直走到那里？”郭立道：“也不知他仔细。只见他在那里住地，依旧挂招牌做生活。”郡王教干办去分付临安府，即时差一个缉捕使臣，带着做公的，备了盘缠，径来湖南潭州府，下了公文，同来寻崔宁和秀秀。却似：

皂雕追紫燕，猛虎啖羊羔。

不两月，捉将两个来，解到府中；报与郡王得知；即时升厅。原来郡王杀番人时，左手使一口刀，叫做“小青”；右手使一口刀，叫做“大青”；这两口刀不知剁了多少番人。那两口刀，鞘内藏着，挂在壁上。郡王升厅，众人声喏，即将这两个人押来跪下。郡王好生焦躁，左手去壁牙上取下小青，右手一掣，掣刀在手，睁起杀番人的眼儿，咬得牙齿剥剥地响。当时讠杀夫人，在屏风背后道：“郡王！这里是帝辇之下，不比边庭上面。若有罪过，只消解去临安府施行。如何胡乱凯得人？”郡王听说，道：“叵耐这两个畜生逃走，今日捉将来，我恼了，如何不凯？既然夫人来劝，且捉秀秀入府后花园去；把崔宁解去临安府断治。”

当下喝赐钱酒赏犒捉事人。解这崔宁到临安府；一一从头供说：“自从当夜遗漏，来到府中，都搬尽了。只见秀秀养娘从廊下出来，揪住崔宁道：‘你如何安手在我怀中？若不依我口，教坏了你。’要共逃走。崔宁不得已，与他同走，只此是实。”临安府把文案呈上郡王。郡王是个刚直的人，便道：“既然恁地，宽了崔宁，且与从轻断治。”崔宁不合在逃，罪杖，发遣建康府居住。当下差人押送。

方出北关门，到鹅项头，见一顶轿儿，两个人抬着，从后面叫：“崔待诏且不得去！”崔宁认得象是秀秀的声音，赶将来又不知恁地，心下好生疑惑。伤弓之鸟，不敢揽事，且低着头只顾走。